根本說一切有部毗柰耶卷第十六　崇

三藏法師義淨奉　制譯

惡性違諫學處第十三

尒時薄伽梵在憍閃毗國瞿師羅園時具壽闡陁既犯罪已不如法說悔時親友苾芻見其如是為欲令其利益安樂告言具壽闡陁汝所犯罪應如法說悔荅言若犯罪者彼即自當如法說悔親友告曰汝身犯罪欲令誰悔荅曰有追悔者彼當說悔告曰汝既犯罪應生追悔荅曰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若好若惡具壽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具壽汝種種姓種種類而来出家猶如種種樹葉風吹一處然具壽等亦復如是因我世尊證無上覺汝種種姓族来求出家時苾芻聞彼闡陁作如是說咸生嫌賤作如是語云何苾芻與諸苾芻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他諫悔時自身不受諫語時諸苾芻以此因緣具白世尊世尊告曰汝諸苾芻應別諫闡陁若更

有餘類亦應如是諫汝闡陁與苾芻
同一佛法同一學處如法如律而諫
悔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身當
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汝汝亦
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展轉相諫展轉
相教展轉說悔如是如来應正等覺
苾芻僧衆便得增長具壽汝莫違諫
時諸苾芻聞佛教已白佛言如是世
尊即如佛教諫彼闡陁廣說如前乃
至汝莫違諫時諸苾芻別諫之時具
壽闡陁如前所說堅執而住去唯此
事實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如佛所教已作
別諫諫彼闡陁彼苾芻如前所說堅
執而住去我所言其事實尒餘皆虛
妄世尊告曰汝等應作白四羯磨諫
彼闡陁若更有餘亦應如是諫敷座
鳴揵稚如常集衆衆集已令一苾芻
應如是作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闡陁諸苾芻於
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
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
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

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
諫我時諸苾芻便為別諫別諫之時
闡陁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
是實餘皆虛妄若僧伽時至聽者僧伽
應許僧伽今以白四羯磨諫彼闡陁
汝具壽闡陁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
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
受諫語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
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
少許若好若惡具壽闡陁汝今應捨
自身不受諫語白如是次作羯磨
大德僧伽聽此具壽闡陁諸苾芻於
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律正諫之
時自不受語作如是說汝諸具壽莫
向我說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具壽
說乃至少許若好若惡諸具壽止莫
諫我時諸苾芻便為別諫別諫之時
闡陁遂便堅執其事作如是語我說
是實餘皆虛妄僧今以白四羯磨諫
彼闡陁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
如法如律正諫之時莫自不受諫語
作如是說諸具壽莫向我說若好若
惡我亦不向諸具壽說乃至少許若

汝若惡具壽闡陁汝今應捨自身不受
諫語若諸具壽忍許僧與具壽闡陁
作白四羯磨曉喻其事汝具壽闡陁
諸苾芻於佛所說學處經中如法如
律正諫之時莫自身不受諫語具壽自
身當受諫語諸苾芻如法如律諫具
壽具壽亦如法如律諫諸苾芻如是
如來應正等覺苾芻僧衆便得增長
謂由展轉相諫展轉相教展轉說悔
故汝具壽闡陁應捨自身不受諫語
違僧諫事者黙然若不許者說此是
初羯磨第二第三亦如是說結文
准知
時諸苾芻受佛教已依法而諫當諫
之時闡陁苾芻如前所說而去我說
實尒餘皆虛妄時諸苾芻以此因緣
具白世尊大德我等奉教以白四法
諫闡陁時然彼不受諫語而去我說
實尒餘皆虛妄尒時世尊以此因緣
集苾芻衆知而故問廣說如前汝闡
陁何故堅執不捨種種呵責已乃至
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惡性不受人語諸苾芻於
佛所說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之時
不受諫語言諸大德莫向我說少許
若好若惡我亦不向諸大德說若好
若惡諸大德止莫勸我莫論說我諸
苾芻語是苾芻言具壽汝莫不受諫
語諸苾芻於戒經中如法如律勸誨
之時應受諫語具壽如法諫諸苾芻
諸苾芻亦如法諫具壽如是如來應
正等覺佛聲聞衆便得增長共相諫
誨具壽汝應捨此事諸苾芻如是諫
時捨者善若不捨者應可再三慇懃
正諫時隨教應詰令捨是事捨者善
若不捨者僧伽伐尸沙
若復苾芻者謂是闡陁若更有餘如
是流類惡性不受人語者若善苾芻
以隨順言不違正理正勸諫時自用
已情不相領納諸苾芻者謂此法中
人於佛所說戒經中者佛謂大師於
戒經中說四波羅市迦十三僧伽伐
尸沙二不定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
九十波逸底迦四波羅底提舍尼衆
多學法七滅諍法經者是比次略詮

義依如是等法律勸誨之時不受他
語自守惡性堅執而住諸大德莫向
我說若好若惡等者謂好事不須勸
惡事勿相遮此等皆是別諫之詞大
德此者更重慇懃彰不受語乃至三
諫廣說如前此中犯相其事云何知
諸苾芻如法諫時得罪輕重亦如
前說
時諸苾芻咸皆有疑白佛言世尊此
闡陀苾芻有何因緣依託如來族望
勢力對諸善好苾芻前自恃傲慢作
斯辱語佛告諸苾芻闡陀苾芻非但
今日恃託我故慢諸苾芻於過去世
亦恃託我於諸善好婆羅門居士中
自衒己身亦為憍慢汝今應聽於往
昔時石硎城中有婆羅門名曰月子
於同類族娶女為妻未久之間便誕
一息與其立字名為月光年漸長大
頗知家業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
病苦彼之妻子捨而不問其家有婢
作如是念此婆羅門於日日中百過
舉手以求衣食資給我等今遭病苦
妻子不問彼既是我曹主不相看待

是所不應即便往詣醫人之處告言
賢首仁識月子婆羅門不醫人報言
我先曾識今者如何其婢報曰令遣
病苦妻子不問仁今為我可處藥方
醫人答曰彼之妻子既其不問更有
何人為作瞻養婢曰唯我看侍醫人
即為依病處方婢親供給蒙加藥餌
病得痊除時婆羅門便生是念我遭
疾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皆是使女
之恩既有劬勞寧容不報命使女曰
賢首我遭病苦妻子不問我今得活
皆是汝恩汝欲何求皆隨所願使女
答曰大家若於我處存私愛者幸能
降意共我交歡婆羅門曰汝今何用
作此交歡我當與汝五百金錢放汝
為良長無賤稱使女答曰大家我雖
蒙放不免賤名有懸念心交歡是勝
婆羅門曰隨汝所願月期若過身淨
之時可來報我後於異時月期身淨
即便白主我今身淨是時家主共行
交會便即有娠時婆羅門婦既自審
察知夫與婢竊有交通即於婢所數
打楚毒特異常時婢衣麤食不充身

曰使女自念豈有薄福有情託我胎
內初有娠曰婆羅門婦即便於我加
其杖木與惡衣食後時月滿便誕一
男使女生念此是薄福有情初有娠
日婆羅門婦極加楚毒令我衣食不
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作是念
已即取孩兒置澆盆中欲棄於外時
婆羅門見而問曰賢首此澆盆內是
何物耶答言無物婆羅門曰可將來
看乃見盆內有新生孩子問言汝欲
棄耶使女悲啼而告之曰此薄福物
處胎之後大家即便倍增嚴酷弊衣
惡食不自充軀若其長大飢貧更甚
由此因緣我今欲棄婆羅門曰此復
何辜是我之過美言慰喻令其收養
報其婦曰汝豈不憶我前遭病命在
須臾而汝及子皆不相問我於今日
得存命者皆是使女恩養之力汝若
於此好惡共同者善若不尒者我當
立彼以為家長汝為婢使令相供給
時彼婦女既聞是語即便驚慴遂生
私念此婆羅門禀性暴惡我不依教
當被楚辱報其夫曰我實不知此之

一切有部毘奈耶卷第十六 第八張 槃

[illegible]

使其君有私愛從令已去乃至戲笑
亦不敢廢言而彼孩子由浣盆中欲
棄於外家人因此名作浣盆其浣盆
孩子凡所食膳與父同食有請喚處
携以俱行後於異時其婆羅門身嬰
疾病告長子月光曰我亡之後汝無
所乏浣盆童子年在幼稚當須憂念
苦樂是同于時月光敬受父教其父
雖加藥餌不見療損因即命終如有
頌曰
積聚皆消散　崇高必墮落　合會終別離
有命咸歸死
時婆羅門既身亡已妻子親族悲號
啼泣以雜色繒綵嚴飾喪轝送往屍
林如法燒已還歸本處懷憂而住于
時月光命浣盆曰汝來共我一處同
食其母報曰汝不應共婢兒同食兒
告母曰此來常云是我之弟如何今
日忽作婢兒便報子曰汝父在時稟
性暴惡誰復敢對喚作婢兒于時浣
盆聞斯語已往親母所白其母曰我
豈實是婢所生耶母便報曰皆由往
業誰復婢兒强弱相欺自是常事此

婆羅門婦極是惡行汝今宜可自活
他鄉于時浣盆即便辭母客遊他邑
即自改名号為月靜是時月靜漸次
遊行至室羅伐城時此城中有大臣
婆羅門唯有一女儀容端正人所樂
觀年漸長成可為婚禮時婆羅門遂
作是念我之少女不求族望不覓錢
財不為容色而作婚娉若其有人能
於我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
之是時月靜客遊他鄉情存學業詣
婆羅門所而白之曰我今意欲就大
師處習四明論問曰汝從何来荅曰
我從石砌城来問曰彼城人物汝並
識不荅云我識問曰汝識大婆羅門
月子不月靜聞已不覺啼泣彼便問
曰汝何故啼荅云彼是我尊身已亡
歿師報之曰彼是我友久與别離今
已云亡誠可悲悼因即攝受彼便銳
意勤學四明稟性聰敏未盈歲月於
所習論咸皆洞曉時婆羅門便作是
念我有宿願所生之女不求族望不
覓錢財不為容色若其有人能於我
所學四明論善通達者我當娉之即

便以種種瓔珞嚴飾其女召命宗親
門設火祀左手攜女右手持缾以吉
祥水注月靜手而告之曰摩納婆今
我以女授汝為妻月靜受之旋火三
而餘婆羅門同聲呪願願得長壽無
病宗門吉昌即便廣設賓會共成昏
禮為大臣愛念撿挍家室一所有取與
咸皆委付其家巨富多有珎財遠近
商人無不臻湊時有石砌城商人持
諸貨物到室羅伐城便見浣盆共相
謂曰此之浣盆今者乃作大臣女夫
善習衆藝其家巨富多有資財貧富
無恒業命何定時諸商人既交易已
持諸貨物還石砌城告月光云我於
室羅伐城見汝弟浣盆善四明論為
大臣女胥其家巨富多有財產彼兄
聞已便告母曰我聞浣盆在室羅伐
勢力豪富有異常人其母聞之情生
不喜後於異時月光家資漸見貧悴
母便告曰如汝前聞浣盆者是汝之
弟彼既巨富汝宜往看所有錢財或
容相濟月光報曰前去婢兒今成兄
弟不違母命便往室羅伐城于時浣

盆闍有大兒其名月光與諸商旅来
至此城即便疾往商人之處既迎見
已歡喜跪拜而白兒曰我自立名名
為月靜浣盆之字勿復口陳兒荅如
是便引其兒詣所住宅報其婦曰此
是我大兒汝可存心好湏供侍婦既
聞已依教供給其月光器量温雅易
為共住浣盆禀性獷暴難可祗承於
妻室處常行楚毒于時新婦便白月
光曰伯於家弟一乳所資何意伯則
寛恕仁慈弟乃剛獷悪性伯便報曰
家弟禀性如是汝復未誦家呪緣此
苦楚共相煎迫婦言大伯幸願恩慈
賜我家呪于時月光說伽他曰
明呪不恵人　以呪换方與　或時得承事
或復獲珎財　若不如是者　縱死不傳授
婦言大伯奉上幾物得稱本情其伯
荅曰得五百金錢以呪相與其婦即
便以五百金錢奉而礼足請曰幸願
恩慈賜我家呪其伯報曰待我歸日
當可持来婦既蒙許情欣明呪語其
夫曰仁之家兒久至於此何不發遣
令還故居夫云賢首汝辦路粮并設

飮食我求商旅資贈行人即便出外
求覓商旅新婦遂持五百金錢求請
法術伯受物已即說呪曰
半城人共恙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黙然
莎訶更勿語
說明呪已報新婦曰此呪義深汝當
熟誦如其我弟更鞭打時即便報曰
且勿行杖待我為誦家呪若問呪義
便可荅言若更瞋呵我當廣說其夫
出外覓得商旅如法贈送月光歸鄉
還來舍內其婦生念我雖得呪未知
驗不我今可試洗浴之具並不預安
飮食所須亦不為辦夫從索水報曰
無水我今極飢可與飮食報言食亦
未作即便瞋怒而罵之曰比為兒在
我不治汝遂便舉手欲打其妻妻曰
君宜且止聽誦家呪報言誦看即說
呪曰
半城人共恙　親族並皆知　浣盆應黙然
莎訶更勿語
夫便問曰此之明呪其義云何荅曰
若更打我當說其義夫曰若不說義
更不相打浣盆從此掩氣無言汝諸

苾芻往時月子婆羅門者即我身是
彼浣盆者即闡陁是往時恃我族望
欺誑於人今者還恃我宗欺諸同梵
行者是故汝諸苾芻不應憑恃勢力
欺蔑於人當自攝心謙下而住
諸大德我已說十三僧伽伐尸沙法
九初便犯四至三諫若苾芻隨一一
犯故覆藏者隨覆藏日衆應與作不
樂波利婆沙行波利婆沙竟衆應與
作六夜摩那䭾行摩那䭾竟餘有出
罪應二十僧中出是苾芻罪若少一
人不滿二十衆是苾芻罪不得除諸
苾芻皆得罪此是出罪法今問諸大
德是中清淨不第二第三亦如是問
諸大德我知衆清淨由其默然故我
今如是持

二不定法

攝頌曰
若在屏障中堪行婬欲處　及在非障處
無有第三人

尒時世尊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
獨園時具壽鄔陁夷日初分時著衣
持鉢入城乞食次至故二笈多舍是

時苾多逢見鄔陁夷来即為敷設妙
好牀座進而迎曰善来大德此處牀
座宜應就坐時鄔陁夷即便就坐苾
多礼已遂與鄔陁夷壓膝而坐為聽
法故時鄔陁夷即以美妙言辞為其
說法時鹿子母眦舍佉聞說法聲作
如是念此是大德鄔陁夷為彼苾多
就彼聽其說法時眦舍佉即詣苾多
以妙言辞而宣法要美如新蜜我當
處見與鄔陁夷壓膝而坐見已生念
此非出家人之所應作若有不信之
人見斯事者定謂苾芻與女人私
屏處共行非法長衆譏嫌我今宜可
以此因緣白世尊知時眦舍佉便詣
佛所礼佛足已在一面坐具以上事
而白世尊唯願世尊從今已去為諸
聖衆制其學處令生憶念不應屏處
獨與女人一處而坐慈愍故尒時世
尊受眦舍佉請已黙然而住時眦舍
佉見佛黙然礼已而去尒時世尊以
此因緣集苾芻衆為二事故一者為
令我諸聲聞弟子識知此事不應作
故二者制諸學處故尒時世尊知而

故閻廣說如前乃至我觀十利為諸
弟子制其學處應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於屏障堪
行婬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三法
中隨一而說若波羅市迦若僧伽伐
尸沙若波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
事者於三法中應隨一一法治若波
羅市迦若僧伽伐尸沙若波逸底迦
或以鄔波斯迦所說事治彼苾芻是
名不定法若復苾芻者謂鄔陁夷若
更有餘如是流類獨者唯獨苾芻一
女人者更無餘伴女男黃門女人者
若婦童女堪行不淨行在屏障者有
五種屏處一牆二籬三衣四藂林五
闇夜坐者若牀若座乃至高一尋內
堪行婬處者謂處堪作不淨行事有
正信鄔波斯迦者謂於佛法僧深起
敬心得不壞信於四真諦無有疑惑
得見諦果假令失命因緣不故妄語
言三法者是舉數也隨一一法說者
謂四他勝十三僧殘九十墮罪於此
罪中隨一有犯然此正信鄔波斯迦
於罪不識亦復不識犯罪因起但見

彼苾芻自稱得上人法共女人身相
觸或時飲酒掘地壞生或非時食此
是不定事無指准故彼苾芻應如法
治令其說悔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
正信鄔波斯迦云我見彼苾芻共女
人獨行不見住坐臥或云我見行住
非坐臥或云見行住坐非臥或云見
行住坐臥者此等皆依鄔波斯迦所
說治之若正信鄔波斯迦見彼苾芻
與女人共行住等對問之時而苾芻
不旨其事者應與覓罪相羯磨應如
是與敷座鳴揵先為言白眾眾既集已
令一苾芻作其羯磨
佛告諸苾芻其覓罪自相苾芻所有
行法我今當說彼得法已不應與人
出家及受圓具及作依止不畜求寂
雖是先畜不應與受圓具若見他苾
芻破戒破見破威儀破淨命不應詰
責與作憶念不應教授苾芻不應教
授苾芻尼設先差者亦不應往不共
作褒灑陀及隨意事不作單白白二
白四若更有餘解毗奈耶者不於眾
中說毗奈耶其得法苾芻不依教者

得越法罪若此苾芻心生恭敬隨順
無違者應於界內從衆乞解若衆知
彼人悉皆依實無違背者應為作解
同前集僧已其得法苾芻如常威儀
致敬已於上座前蹲居合掌作如是
言大德僧伽聽我名某甲僧伽與作
覓罪自相法我心恭敬隨順無違今
於界內從衆乞解衆僧為我作羯磨
者其事皆捨不敢違逆唯願僧伽為
我解覓罪自相羯磨慈愍故如是再
三次一苾芻為作羯磨其不定法初
與第二事多相似於中別者即如初
在室羅伐城鄔陁夷苾芻與故二笈
多是起犯人處子母毗舍佉鄔波斯
迦而說其事第二在王舍城室利迦
苾芻長者婦善生鄔褒灑陁鄔波斯
迦前據三事是堪行婬屏障之處後
是二事在不堪行婬處此為異相應
如是說
若復苾芻獨與一女人在非屏障不
堪行婬處坐有正信鄔波斯迦於三
法中隨一而說若僧伽伐尸沙若波
逸底迦彼坐苾芻自言其事者於二

法中應隨一一法治彼苾芻若僧伽
伐尸沙若波逸底迦或以鄔波斯迦
所說事治彼苾芻是名不定法二不
定法竟

三十泥薩祇波逸底迦法

初攝頌曰

持離畜浣衣　取衣乞過受　同價及別主
遣使送衣直

有長衣不分別學處第一

佛在室羅伐城逝多林給孤獨園時
諸苾芻多畜三衣每於嚼齒木時洗
濯手足礼拜二師及礼世尊掃灑寺
宇或塗牛糞或入村乞食或噉飲食
受教聽法於此等時各別著衣舒張
卷疊多有營務廢修善品讀誦思惟
時諸少欲苾芻見共嫌恥云何苾芻
多畜長衣廢修正業諸苾芻以此因
緣具白世尊世尊集諸苾芻廣說如
前問知實已種種呵責多欲不足難
養難滿讚歎少欲知足易養易滿知
量而受修杜多行告諸苾芻曰廣說
乃至我觀十利為諸弟子制其學處
應如是說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

離衣復出得長衣分別應畜若不分
別而畜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如是世尊為諸聲聞弟子制學處已
佛在王舍城竹林中住尒時具壽大
迦攝波在此城側阿蘭若小室中住
時有居士每於長夜作如是念善哉
我於何時得遇大迦攝波彼是人天
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上衣手為
披服而此願未滿時彼居士便持上
衣詣具壽阿難陁處作如是語大德
阿難陁頗知聖者大迦攝波今在何
處阿難陁報曰賢首我聞聖者在阿
蘭若小室中住居士曰大德聖者何
時當見来此阿難陁報曰不久當至
於十五日長淨之時定當至此居士
曰大德知時我於長夜作如是念慶
哉我於何日得遇大迦攝波彼是人
天之所供養我當施食以一上衣手
為披服我有此願猶未滿足大德我
擬施衣現持至此既居俗累多有嬰
纏幸願大德見迦攝波来為持此衣
以申供養哀愍我故而披著之時阿
難陁便作是念我受衣者違世尊教

若不受者障施主福大迦攝波又爾
衣利我今持衣往問世尊世尊以此
為緣當有開許時阿難陁為受其衣
居士辭去阿難陁便持彼衣詣世尊
所禮雙足已具以白佛佛告阿難陁
善哉善哉阿難陁我未聽者今汝預
知若有婆羅門居士施苾芻衣者彼
諸苾芻須應為受應捨舊衣當持新
者時諸苾芻雖聞此語仍未解了所
捨舊衣欲何所作佛言所有舊衣及
餘長衣應於親教師及軌範師處作
委寄想而持用之時諸苾芻不為分
別經久持畜世尊知已告諸苾芻曰
我觀十利重為汝等制其學處應如
是說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
得長衣齊十日不分別應畜若過畜
者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復苾芻作衣已竟羯恥那衣復出
者有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有出羯
恥那衣非作衣竟有出羯恥那衣作
衣亦竟有非作衣竟非出羯恥那衣
初句者若苾芻浣染縫刺作衣已竟

然僧未出羯耻那衣第二句者若苾
蒭作衣未竟僧已出羯耻那衣第三
句者若苾蒭作衣已了僧復出羯耻
那衣第四句者若苾蒭作衣未竟羯
耻那衣未出言得長衣齊十日者謂
是十夜長衣者謂受持衣外別有餘
衣作分別法應畜若過畜泥薩祇波
逸底迦者此物應捨其罪應説
此中犯相其事云何若苾蒭月一日
得衣苾蒭於十日內應持應捨應作
法應與他若不持不捨不作法不與他
至十一日明相出時泥薩祇波逸
底迦
若苾蒭一日得衣二日不得衣三日
得衣乃至十日得衣不為持等至十
一日明相出九日中所得衣皆泥薩
祇波逸底迦如是乃至八日等所得
衣作句日數多少准事應知若苾蒭
一日得衣二日得衣彼苾蒭於十日
內前所得衣應持後所得衣應捨等
或可翻此若不作法至十一日明相
出時二日中所得衣皆泥薩祇波逸
底迦如是乃至三日等得衣准事應

知若苾芻一日得二衣乃至二日等
得衣應同前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
日明相出皆泥薩祇波逸底迦
若苾芻一日得衆多衣若前若後應
持一衣餘皆作法若不作法至十一
日明相出時皆泥薩祇波逸底迦若
苾芻一日得衆多衣二日已去亦得
衆多衣作法同前若不作法至十一
日明相出時得罪同前此等皆是由
前染後相續生過故若苾芻犯泥薩
祇衣此衣不捨不經宿其罪不說悔
若得餘衣皆犯捨墮若苾芻其泥薩
祇衣雖捨而不經宿罪不說悔餘所
得衣並犯捨墮若捨衣經宿而罪不
說悔得所餘衣並犯捨墮由前染故
若苾芻畜長衣已犯捨墮不為三事
凡所得衣若鉢鉢絡水羅腰縧乃至
隨有所得沙門資具養命之緣並泥薩
祇波逸底迦由前染故若捨衣經宿
其罪說悔得所餘衣並皆無犯又無
犯者最初犯人或癡狂心亂痛惱所
纒如此初戒所明犯相三事并式自餘諸戒相狀之事更不重言其不
同者隨事別出

根本說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

一切有部毗奈耶卷第十六 第卅四張 棠

戒昭